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卷之五十一

唐

太宗文武皇帝

〔丁〕貞觀十一年春正月以吳王恪帝次等為諸州都督諸王將之官

上賜書戒敕且曰吾欲遺汝珍玩恐益驕奢不如得此一言耳恪督安州數出畋獵

願預居人侍御史柳範彈奏恪坐免官後褚遂良言皇子與州者多幼稚未知從政不若留京師教以經術俟其長而遣之上以為然安州注見前柳範解人褚遂良字登善亮之子

制釋奠以孔子為先聖舊制釋奠于太學以周公為先聖孔子配饗至

是房玄齡等建議以孔子為先聖顏回配饗詔從之

定律令房玄齡等先受詔定律令凡定律五百條立刑名二十等比隋

律減大辟九十二條減流入徒者七十一條削煩去蠹變重為輕者不

可勝紀又定令一千五百九十餘條刪武德以來敕格定留七百條至

是頒行之自張蘊古之死法官以出罪為戒時有失入者又不加罪上嘗問大理卿劉德威曰近日刑網稍密何也對曰此在主上不在臺臣律文失入減三等失出減五等今乃失入無辜

失出獲罪是以吏各自免就就深文陛下倘一斷以律則此風立變矣上悅從之由是斷獄平允劉德威徐州彭城人

二月豫為山陵終制上以漢世豫作山陵免子孫倉卒勞費又志在儉

葬恐子孫從俗奢靡自為終制因山為陵容棺而已

諸王即通經術而專
與諸州都
督亦非善
政具在宋
鑒其從途
良未知猶
非云本之
論

幸洛陽宮

上至顯仁宮

隋書地理志壽安有顯仁宮壽安故城在今河南府宜陽縣

官吏以闕儲侍被譴魏徵

諫曰陛下以儲侍譴官吏臣恐乘風相扇異日民不聊生殆非行幸之

本意也昔煬帝諷郡縣獻食視其豐儉以爲賞罰故海內叛之此陛下

所親見奈何欲效之乎上驚曰非公不聞此言因謂長孫無忌等曰朕

昔過此買飯而食餽舍而宿今供頓如此豈得猶嫌不足乎至洛陽宮

西苑泛積翠池顧謂侍臣曰煬帝作此宮苑結怨于民今悉爲我有正

由宇文述虞世基之徒內爲諂諛外蔽聰明故也可不戒哉

三月丙戌朔日食

詔行新禮

房玄齡魏徵所定凡百三十八篇

以王珪爲魏王泰師

上謂泰曰汝事珪當如事我泰見珪輒先拜珪亦

以師道自居

珪子敬直尚南平公主先是公主下嫁皆不以婦禮事舅姑珪曰主上欽明動循禮法吾受公主誨見豈爲身榮所以成國家之美耳乃與其妻就席坐令公主執筭行禮

之禮是後公主始行婦禮盛衰栗腹修鹽饋沃手而進食于舅姑也以

夏六月以荆王元景

弟之

長孫無忌等爲諸州刺史子孫世襲

秋七月穀洛溢詔百官極言過失大雨穀洛溢入洛陽宮壞官寺民居

溺死者六千餘人詔水所毀宮少加修繕纔令可居廢明德宮元圃院

唐室之衰
由方鎮跋扈
不馴得
自專世襲
故耳太宗
令元景等
世襲刺史

雖行之
年旋即
罷然已
以開其
矣端有

以其材給遭水者令百官上封事極言過失

侍御史馬周上疏以爲三代及漢歷年

心人不能忘故也。自是以降，多者六十年，少者纔二十餘年，皆無恩于人民，固知民疾苦尙復如此，況皇太子之什一而給役者，兄去弟還，道路相繼，繫縛不休，器服華侈，陛下少居民間，知民疾苦尙復如此，況皇太子生長深宮，不更外事，萬歲之後，固聖慮所當憂也。臣觀自古百姓愁怨，國未有亡者，人主當修之，今比之時，不可悔之，于既失之後，貞觀之初，天下饑歉，斗米直匹絹，而百姓愁怨，國未有亡者，人主當修之，今比年豐饒，匹絹得粟十餘斛，而百姓怨者，知陛下不復念之多營不急之務故也。自古以來，國之興亡，不以蓄積多少，在于百姓苦樂，且以近事驗之，隋時洛口倉而李密因之，東都積布帛而世充資之，西京府庫亦爲國家之用，至今未盡，夫蓄積固不可無，要當人有餘力，然後收之，不可殫歛以資敵寇也。夫儉以息人，貞觀之初，陛下所親行也，豈今日而難之乎？欲爲長久之計，但如貞觀之初，則天下幸甚。又陛下寵遇諸王，過厚，亦不可不深思也。魏武帝愛陳思王及文帝，即位遂遭囚禁，然則武帝愛之適所以苦之也。又百姓所以治安，惟在刺史縣令，今重內官而輕州縣，刺史多用武臣，或京官不稱職，始補外任，遂遠之處，用人更輕，所以百姓未安。始由于此，疏矣。上稱善久之，謂侍臣曰：「則史朕當自選縣令，宜詔京官五品以上各舉一人。」魏徵上疏曰：「人主善始者多，克終者寡，豈取之易而守之難乎？蓋以殷憂則竭誠，以晏安則思怠，防塞則思知，物盡下則樹，越同心，輕物則六親離，離則思降，滿盈則思抑，抑則思逸，逸則思撙，節在宴安，則思後患，防塞則思知，足將興，繕則思知止，處高危則思謙，謙則思盈，盈則思抑，抑則思逸，逸則思撙，節在宴安，則思後患，防塞則思知，延納疾謔，邪則思正，已行爵賞，則思因吝，而爵施則思因怒，而濫，濫是十思而選賢任能，則可以不期而治矣。」又曰：「陛下欲善之志，不及于昔時，聞過必改，少虧于曩日，謹謂積多威怒，微厲乃知貴，不期驕富，及身而尙未之寤也。夫鑒形莫如止水，鑒敗莫如亡國，伏願取鑒于前，去奢從約，親忠遠佞，以今之無事，行昔之恭儉，則盡善盡美矣。」夫取之實難，守之甚易，陛下能得其所難，豈不能保其所易乎？又曰：「今立政致治，必委之君子，事有得失，或訪之小人，其待君子也敬，而疏遇小人也輕，而狎狎則言無不盡，疏則情不上通。夫中智之人，豈無小慧，然才非經國，慮不及遠，雖竭力盡誠，猶未免有敗況，內懷姦宥，其禍豈不深乎？夫雖君子不能無小過，苟不害于正道，斯可略矣。陛下誠能慎選君子，以禮進用之，何憂不治不終危亡之期，未可保也。」上賜手詔褒美，曰：「誦公之疏，朕知過矣。」當置之几案，以比弦章之章。

冬十月，以武氏爲才人。

劉友益曰：書此謹亂始也。

故荊州都督武士護女，年十四，上聞其

美，召入後宮。

當塗致九品大夫人以
其地望無寒門上品
無勢族不及隋相沿
變太初英賢漢初英
立論足賢臧硯膏以
且姓譜膏既頻使天
知衰世舊與門朝敢
與抗勳族天相爲氏
奔冕亦薛猶棄家之
不先勝書然失之以
求法不周棄爲氏天

御批通鑑輯覽

卷五十一

隋書

一

隋書

一

隋書

〔戊〕十二年春正月頒氏族志上命吏部尚書高士廉等徧索天下譜

課質諸史籍考其真僞分爲九等先是山東人士崔盧李鄭諸族自矜地望凡爲婚姻必多資財幣或舍其鄉里而妄稱名族或兄弟齊列而更

以妻族相陵上惡之故命士廉等考定甲乙士廉等以黃門侍郎崔民幹爲第一上曰漢高祖與蕭曹樊灌

皆起布衣至今推仰以爲英賢豈在世祿乎高氏偏據山東梁陳辟在江南雖有人物蓋何足言況其子孫

衰替而猶引然以門第自負取寵松檟無復應恥不知世人何爲貴之今三品以上皆以德行動勞文學

位貴顯彼衰世舊門何足慕哉今欲盡正詭譎舍名取實而卿曹猶以民幹爲第一是輕我官爵而徇流俗

之情也乃更命刊定專皇族爲首外戚次之崔盧李鄭諸族又次之凡二百九

十三姓千六百五十一家頒于天下

二月帝發洛陽觀砥柱祠禹廟遂至蒲州蒲州刺史趙元楷飾樓觀盛

儲侍上怒曰此乃亡隋之弊俗也

贈隋堯君素爲蒲州刺史君素守河東事具前詔曰隋故鷹擊郎將堯君素雖桀犬

吠堯有乖倒戈之志而疾風勁草實表歲寒之心可贈蒲州刺史

閏月庚辰朔日食

帝還宮

三月宴五品以上于東宮時以皇孫生故宴于東宮上曰貞觀之前從朕經營天下立

齡之功也貞觀以來繩愆糾謬魏徵之功也皆賜之佩刀上謂徵曰朕政事何如往年對曰歲

德所加比往年則遠矣人心悅服則不遠也上曰何也對曰陛下往以未治爲憂故日新今以既治爲安故

不遠上曰今日所爲亦何以異于往年對曰陛下初年恐人不諫常導之使言中間悅而從之今則勉之

從之而猶有難色也。上曰：「其事可得開款？」對曰：「陛下昔欲殺元律師，孫伏伽以爲法不當死，陛下賜以蘭陵公主，聞直百萬，或云太厚，陛下云：『朕即位以來，未有諫者，故賞之。』此導之使言也。司戶柳雄妄訴，隋資陛下，陛下懲之，雖以臣言而罷，勉從之也。上曰：「非公不能及此人，苦不自知耳。」

夏五月，永興公虞世南卒。

諡文

世南外和柔而內忠直，上嘗稱世南有

五絕：一德行，二忠直，三博學，四文辭，五書翰。

世南嘗獻聖德論，上賜詔曰：『卿論朕太高，朕何敢當。然卿適獨其始，未觀其終。』

若朕能懷終如始，則此論可傳。不然，恐徒使後世笑卿也。

冬十一月，置屯營飛騎。

初，置左右屯營飛騎于玄武門，以諸將軍領之。

又簡飛騎才力驍健，善騎射者，號百騎，以從遊幸。

十二月，以馬周爲中書舍人。

周有機辯，岑文本常稱馬君論事，援引事

類，揚權古今，舉要刪煩，會文切理，一字不可增減，聽之靡靡，令人忘倦。

以霍王元軌

帝之弟

爲徐州刺史。

元軌好讀書，恭謹自守，舉措不妄，與處

士劉元平爲布衣交。人問元平王所長，元平曰：「無長。問者怪之。」元平曰：

「人有所短，乃見所長。至于霍王，無所短，何以稱其長哉？」

西突厥乙昆咄陸可汗立。

初，西突厥咄陸利失可汗

前咄陸可汗之弟，先是統葉護諸父莫賀咄殺統葉護而自立。

爲風利侯咄可汗，國人不附立，統葉護之子咄力特勤爲乙昆咄陸羅肆葉護可汗，已而侯咄爲莫賀設之子泥孰所殺，肆葉護爲國人所攻走死，泥孰立爲咄陸可汗。咄陸死，弟同娥設立爲沙鉢羅咄陸利失可汗。

分其國爲十部，每部酋長各賜一箭，謂之十箭。又分左右廂，左廂號五

岑文本論
創業守成
難易當時
率無軒輊
向嘗著論
正之茲不
復經

敬德初降
時唐室創
業未就朝
秦暮楚或
未可知而
敬德不勳

咄陸置五大噉右廂號五弩失畢置五大俟斤通謂之十姓至是咄陸

失失衆心爲其臣統吐屯所逐走焉耆尋復得其故地西部遂立欲谷

設爲乙毗咄陸可汗先是統吐屯將立欲谷設爲可汗會統吐屯爲人所殺欲谷設兵亦敗不果立已而四部竟立之中分其地以伊

列水亦曰伊麗水即今伊犁河在伊犁地爲界水以西屬乙毗咄陸以東屬咄陸利失已而咄陸利失之臣侯利發與乙

毗咄陸通謀爲亂咄利失窮蹙而死其弟子沙鉢羅葉護可汗立謂之南庭乙毗咄陸爲北庭

〔己〕十三年春正月加房玄齡太子少師玄齡爲太子少師太子欲拜

之玄齡不敢謁見而歸時人美其有讓先是中書侍郎岑文本以穀洛水溢上書略言創撥亂之業其功既難守已成之基其道不易

故居安思危所以定其業也有始有卒所以崇其基也上深嘉之及是上問侍臣創業與守成孰難玄齡曰

草昧之初與英雄並起角力而後臣之創業難矣魏徵曰自古帝王莫不得之于艱難失之于安逸守成難

矣上曰玄齡與吾共取天下出百死得一生故知創業之難徵與吾共安天下常恐驕奢生于富貴禍亂生

于所忽故知守成之難然創業之難既已往矣守成之難方當與諸公慎之玄齡等拜曰陛下之言及此四

海之福也

永甯公王珪卒珪曰珪性寬裕自奉養甚薄于令三品以上當立家廟

珪祭于寢爲法司所劾上不問命有司爲之立廟以愧之

二月以尉遲敬德爲鄜州元魏置今隸陝西都督上嘗謂敬德曰人或言卿反何

也對曰臣從陛下征伐四方身經百戰今之存者皆鋒鏑之餘也天下已定乃更疑臣反乎因解衣投地出其癰瘕上流涕而撫之上又嘗謂敬德曰朕欲以女妻

屈突通等進言而太有宗不疑混定一大業已百戰之身經而忽萌反側之念果使太宗雖懷疑忌雖又安能遽爾冰釋異蓋傳聞辭至謂辭謝尙主弘則謝尙主弘則知不傳會其妄

雖何如敬德謝曰臣妻雖陋相與共貧賤久矣臣雖不學聞古人富不易妻此非臣所願也乃止

詔內職有闕選良家有才行者充 尙書奏近世掖庭之選或微賤之族

禮訓蔑聞或刑戮之家憂怨所積請自今後宮及東宮內職有闕皆選

良家有才行者以禮聘其沒官口賤人不得補用上從之

詔停襲封刺史 上既詔宗室功臣襲封刺史于志甯以爲古今事殊恐

非久安之道上疏爭之馬周亦言堯舜之父猶有朱均之子倘有孩童

嗣職萬一驕愚兆庶被殃國家受敗正欲絕之也則子文之治猶在莊楚

王事詳具前正欲留之也則纛繫之惡已彰晉士鞅語亦見前與其毒害于見存之百姓

甯使割恩于已亡之一臣矣然則向所謂愛之者適所以傷之也會長

孫無忌等皆不願之國上表固讓乃詔停之

夏五月旱詔五品以上言事 魏徵上疏言陛下志業比貞觀之初漸不

克終者有十謹用條陳裨萬分一 初唐淨室欲化及荒外今萬里遣使訪求怪珍一漸也初護民如子不輕營爲今浸奢肆輕用民力二漸也初

役已以利物今縱欲以勞人雖憂人之言不絕于口而樂身之事實切于心三漸也初親君子遠小人今重君子也恭而遠之輕小人也狎而近之近之莫見其非遠之莫見其是四漸也初不貴異物不作無益今雖

得之貨維然並進玩好之物無時而息五漸也初求士如渴今由心好惡議依得行守道疏闊六漸也初高居深拱無田獵畢弋之好今晨出夕返馳騁爲樂七漸也初遇下有禮露情上達今詰責細過思款不申八

漸也初孜孜治道常若不足今長傲縱欲無事與兵九漸也初頻年霜旱疏奏上深獎歎報云

已列諸屏障朝夕瞻仰仍錄付史官

秋七月立李思摩諱利族入為突厥可汗先是突厥結社率之弟作亂伏誅

結社率入朝為中郎將久不進秩會上幸九成宮結社率陰結種人夜犯御營折衝孫武開帥眾擊斬之于是言事者多云突厥留河南不便

上乃賜懷化郡王阿史那思摩姓李氏立以為泥孰侯利苾可汗賜之

鼓纛使帥其種落還舊部突厥咸懼薛延陀不肯出塞上賜薛延陀書諭令各守土疆無或踰分薛延陀奉詔于是遣思摩帥所部建牙于河北命趙郡王李孝恭

等齎冊書立之上謂侍臣曰中國根幹也四夷枝葉也制根幹以奉枝葉永安得滋榮朕不用魏徵言幾致狼狽

八月辛未朔日食

冬十一月以楊師道字景休隋觀王雄子為中書令劉洎為黃門侍郎參知政事劉友益曰參知

政事之名始此

十二月以侯君集為交河大總管將兵擊高昌初高昌王麴文泰多過

絕西域朝貢及拘留中國人詔令入朝又不至與西突厥共擊破焉耆

焉耆訴之上遣使問狀文泰曰鷹飛于天雉伏于蒿貓遊于堂鼠噉于

穴各得其所豈不能自生邪上怒欲發兵擊之薛延陀可汗遣使請為

鄉導上猶冀文泰悔過復下璽書以示禍福徵之入朝文泰竟稱疾不

至至是乃遣君集及薛萬均將兵擊之

易以道陰陽書以道經孔子事皆經義蘊深長若禮經多後儒補苴左氏傳亦浮夸失實書典誥倒置抗衡以時取士繁簡第經之專務小是專務爲功無實于窮經實

太史令傅奕卒。初上嘗謂奕曰。佛教玄妙可師。卿何獨不悟其理。對曰。

佛書乃中國邪僻之人竊取莊老玄談飾以妖幻之語。用欺愚俗。無益

于民。有害于國。臣非不悟。鄙不學也。上頗然之。及是年八十五卒。臨終

戒其子無得學佛書。又集魏晉以來駁佛教者爲高識傳行于世。奕精究術數之

書而終不之信。有僧自西域來。能咒人使立死。復咒卽生。上試之。驗以告奕。奕曰。此邪術也。臣聞邪不干正。請使咒臣。臣必不能行。上命僧咒奕。奕初無所覺。須臾僧忽僵仆。遂不復蘇。又有婆羅門僧言得佛齒所擊輒

碎。長安士女輒換如市。奕謂子曰。吾聞有金剛石者。性至堅。物莫能傷。惟羚羊角能破之。汝往試焉。其子如言叩之。應手而碎。觀者乃止。

〔庚子〕十四年春二月。詣國子監。上幸國子監。觀釋奠。命祭酒孔穎達講

孝經。賜諸生帛有差。是時上大徵天下名儒爲學官。數幸國子監。使之講論。學生能明一大經以

亦給博士。使授以經。有能通經者。聽得貢舉。于是四方學者雲集京師。乃至高麗百濟新羅高昌吐蕃諸國長亦遣子弟請入國學。升講筵者至八千餘人。上以前說多門。章句繁雜。命穎達與諸儒定五經疏。謂之正義。今學者習之。

大經唐取士以禮記春秋左氏傳爲大經。詩書禮周禮爲中經。易尚書公羊穀梁爲小經。百濟國名馬韓之屬。其先以百家濟故號焉。今爲朝鮮國。全羅道新羅注見前。

三月。流鬼國杜佑曰。在北海之北。入貢。流鬼去京師萬五千里。重三譯而至。上以其

使者余孫僑曰。視志爲騎都尉。

夏五月。侯君集滅高昌。以其地爲西州。唐西州交河郡。治前庭。卽漢車師前王庭也。注已見前。高昌王文

泰聞唐兵起。謂其國人曰。唐去我七千里。而沙磧卽瀚海也。居二千里。地無

水草。寒風如刀。熱風如燒。安能致大軍乎。及聞唐兵臨磧石。憂懼發疾

學也其阻遠猶一羊走千狼之說唐兵奮勇禦入即見聖庭人知事非地險故所能限也且彼所風寒謂之沙磧不風不戈壁耳今則郵傳過行且應有泉之刀應如燒如刀言仍出之于紀載失者流之口實之口

卒子智盛立刻日將葬諸將請襲之侯君集曰天子以高昌無禮故使

吾討之今襲人于墟墓之間非問罪之師也于是鼓行而進詰朝攻之

及午而克智盛出降高昌麴氏自高祖至智盛凡五世百三十四年而滅君集分兵略地下其二十二城

戶八千四十六上欲以高昌爲州縣魏徵諫曰文泰有罪故王誅加之

今罪人已死其子又服宜撫其百姓存其社稷復立其子則威德被于

遐荒四夷皆悅服矣若以爲州縣當復遣兵鎮守勞費不貲死亡相繼

而陛下終不得高昌撮粟尺帛以佐中國所謂散有用以事無用也上

不從以其地爲西州置安西都護府于是唐地東極于海西至焉耆南

盡林邑北抵大漠皆爲州縣凡東西九千五百一十里南北一萬九百

一十八里君集之滅高昌也私其珍寶將土競爲竊盜爲有司所劾詔下君集等獄岑文本上疏曰命將出征苟能克敵雖貪可賞若其敗績雖廉可誅漢之李廣利附之韓擒虎皆負罪歸

卒受封賞今君集等雖自註羅網顧錄其微勞悉其大過則法雖風而德彌顯矣上乃釋之

以劉仁軌字正則梓州射洪人爲櫟陽丞初陳倉折衝都尉魯甯坐事繫獄自恃高

班慢罵陳倉尉劉仁軌仁軌杖殺之州司以聞上怒追至長安將面詰

而斬之仁軌曰魯甯對臣百姓辱臣如此臣實忿而殺之辭色自若魏

徵侍側曰隋末百姓彊而陵官吏多如魯甯之比隋以是亡上乃擢仁

軌爲櫟陽丞

上將幸司州校獵仁軌上言大獵未獲使農民供獵事治道葺橋助費一二萬工願少停旬日則公私俱濟矣上賜書嘉許遷新安令

冬十一月詔李淳風考定戊寅歷

時戊寅歷以癸亥爲十一月朔李淳

風表稱古歷分日起于子半今歲甲子朔冬至而傅仁均減餘稍多子

初爲朔遂差三刻用乖天正請更加考定從之

詔更定制

禮官奏請加高祖父母服齊衰五月嫡子婦服期嫂叔弟

妻夫兄舅皆服小功從之

以太常卿韋挺爲封禪使

先是羣臣再請封禪上命祕書監顏師古議

其禮房玄齡裁定之

事在十一年至是百官復請故有是命
明年四月詔將有事于泰山會星李太微稽遂良以

東封爲首乃罷

〔辛丑〕十五年春正月以文成公主

宗室女

嫁吐蕃

先是吐蕃贊普棄宗弄讚

遣使奉表求婚上未之許弄讚遂帥衆二十萬進寇松州

唐置今四川松潘衛是

上

命侯君集擊敗之弄讚懼遣使謝罪因復請婚上許之

事在十六年

至是弄讚

遣其大論

吐蕃國相之稱

祿東贊獻黃金珍寶爲聘

上嘉祿東贊善應對欲以瑛邪公主外孫段氏妻之辭曰臣國中有婦父母所聘不

可棄也且贊普未得謂公主陪臣何敢免娶上益賢之然欲撫以厚恩竟不從其志

乃命江夏王道宗持節送文成公主于吐

蕃贊普大喜慕中國衣服儀衛之美爲公主別築城郭宮室而處之

其國

入皆以赫塗面公主惡之發聲禁之亦漸革其猜暴之性遣其子弟入國學受詩書

夏四月命太常博士呂才博州清平人刊定陰陽雜書上以近世陰陽雜書訛

僞尤多命太常博士呂才刊定上之才皆爲之敘質以經史其敘宅經曰近世巫覡妄分五

姓如張王爲商武庚爲羽以取諧韻至于以柳爲宮以趙爲角又復不類或同出一姓分置宮商或復姓數字莫辨徵羽此則事不稽古義理乖僻者也敘緣命曰緣命之書多言或中入乃信之然長平阮卒未聞共

犯三刑南陽貴士何必俱當六合今亦有同年同祿而貴賤懸殊共命共胎而夭壽更異此皆緣命不驗之著明者也其敘葬曰古者卜葬蓋以朝市遷變泉石交侵不可前知故謀之龜筮近代或選年月或相墓田

以爲窮達天壽皆因卜葬所致按傳天子諸侯大夫葬皆有月數是古人不擇年月也春秋九月丁巳葬定公雨不克葬戊午日下辰乃克葬是不擇日也鄭葬簡公墓之室當路毀之則朝而變不毀則日中而窆

子產不毀是不擇時也古之葬者皆于國都之北兆域有常處是不擇地也今以妖巫妄言遂于僻陋之際擇地選時以希富貴或云辰日不可哭泣遂焚爾而對弔客或云同屬忌于臨壙遂吉服不送其親傷教敗

禮莫斯爲甚識者以爲確論五姓陰陽家以五音配姓而定其方向如趙姓角音宜坐丙向寅之類三刑如寅刑巳之類六合如子與丑合之類

起復于志甯爲太子詹事詹事于志甯遭母喪起復舊職太子治宮室

妨農功好鄭衛之樂寵昵宦官役使司馭不使分番私引突厥入宮志

甯上書切諫太子大怒遣刺客張師政紇干承基殺之二人入其第見

志甯寢處苦塊竟不忍殺

冬十一月以李世勣爲兵部尙書并州長史李世勣在州十六年令行

禁止民夷懷服上曰隋煬帝勞百姓築長城以備突厥卒無所益朕惟

置李世勣于晉陽而邊塵不驚其爲長城豈不壯哉因有是命

薛延陀攻突厥遣李世勣等將兵討破之薛延陀真珠可汗遣其子大

度設發諸部兵二十萬擊突厥思摩不能禦帥部落入長城保朔州遣

使告急詔遣李世勣等分道擊之諸將辭行上戒之曰薛延陀負其強盛踰漠而南行數千里馬已疲瘦見利不能速進不利不能速退晉已敕

思摩燒薊秋草彼糧糗日盡野無所獲卿等俟其將退與思摩一時奮擊破之必矣十二月世勣敗薛延陀于諾真水胡三省注在雲中古

城西斬首三千餘級捕虜五萬餘人大度設脫身走值大雪人畜凍死

者十八九世勣還軍定襄薛延陀既敗遣使請婚上謂侍臣曰薛延陀屈屬漠北今御之止有二策非發兵殄滅之則與之婚媾以撫之耳房玄齡曰兵凶戰

危臣以為和親便先是契苾何力嘗母涼州其故部劫之以降薛延陀何力不屈拔佩刀割左耳自誓會有使者自薛延陀來言其狀上即命兵部侍郎崔敦禮持節使薛延陀許以新與公主妻之以求何力何力由

是得歸遂上言薛延陀不可與婚上曰吾已許之豈可食言何力因請敕使親迎彼必不敢來則絕之有名上乃詔李靈州與真珠可汗會禮真珠大喜益搜賦馬羊充聘薛延陀本無庫廩調餽諸部不亟集又度積

之水草畜口耗死過半失期不至乃責以聘禮不備詔絕其婚停李靈州契苾何力鐵勒哥楞莫何可汗之孫崔敦福字安上咸陽人新與公主婚第十三女後嫁長孫曠

〔壬〕十六年春正月魏王泰上括地志泰好學司馬蘇勣說泰以古之

賢王皆招士著書故泰奏請修括地志于是大開館舍門庭如市至是

上之奏月給輪于太子褚遂良上疏曰聖人制禮庶子雖愛不得踰牆所以塞嫌疑之漸除禍亂之源也若當親者疏當尊者卑則伎巧之姦乘機而動矣今魏王新出閣宜示以禮上從之上又令泰

徙居武德殿觀微曰此殿海陵昔嘗居之陛下愛魏王常欲使之安全宜每抑其驕奢不可處之嫌疑之地上遣泰歸第海陵元吉追封王號

夏六月詔太子用庫物有司勿為限制詔太子用庫物有司勿為限制

于是太子發取無度左庶子張玄素上太子書曰恩旨未踰六旬用物

習所如而節諫鑑淮而開欲士助
見規市子其亦遂南味之館效著書
瀛正會門月僅良之漢策蓋招
洲豈無庭給僅之炯

舊事忽而不察歟而
能為太涼不
諱矣太宗
君人者雖
節用亦必
有程無容
過濫何官
太子周會
世子不計
諸侯蓋即
多寡之義
而後附會
曲解其欲
以逞其欲
傳曰教以
義方勿納
干邪厥後
承乾不終
貽非太宗
慎始之能
耶

已過七萬驕奢之極孰云過此苦藥利病苦言利行伏惟居安思危日
慎一日太子惡之令戶奴陰伺擊之幾斃

秋九月以魏徵為太子太師初魏徵有疾上手詔問之且言不見數日

朕過多矣若有聞見可封狀進來

徵上言比者弟子陵師奴婢忽主下多輕上漸不可長又言陛下臨朝常以至公為言退而行之未免私偏或

畏人知橫加威怒欲蓋彌彰竟有何益

徵宅無堂上命輟小殿之材以構之五日而成仍賜以

素屏風素褥几杖等以遂其所尚徵上表謝上手詔曰處卿至此蓋為

黎元與國家何事過謝會上問侍臣以國家急務褚遂良曰太子諸王

宜有定分此為最急時太子承乾失德魏王泰有寵羣臣日有疑議故

遂良對及之上乃曰方今羣臣忠直無踰魏徵我遣傅太子用絕天下

之疑乃以徵為太子太師徵以疾辭上曰知公疾病可臥護之徵乃受

詔

上嘗謂侍臣曰朕雖平定天下其守之甚難徵對曰臣聞戰勝易守勝難陛下之言及此宗廟社稷之福也上嘗問徵比來朝臣殊不論事何也對曰陛下虛心采納必有言者凡臣狗國者實愛身者多

彼畏罪故不言耳房玄齡高士廉遇少府少監費德素于路問北門近何營繕德素奏之上怒讓玄齡等曰君但知南牙政事北門小營繕何預君事玄齡等拜謝魏徵進曰玄齡等為陛下股肱耳目于中外事豈

有不應知者使所營者是則當助成之非則當請罷之不知何謂而責亦何罪而謝也上甚愧之上嘗問侍臣曰或君亂而臣治或君治而臣亂孰愈魏徵對曰君治則善惡明賞罰當臣安得而亂之苟為不治縱

暴復譟雖有良臣將安所施上曰齊文宣得楊遵彥非君亂而臣治乎對曰彼縱能救亡耳烏足為治哉北門南牙唐正牙在南玄武門在北南門公卿出入北門宦官私人所出入也

西突厥寇伊州安西都護郭孝恪擊敗之西突厥乙毗咄陸可汗既并

沙鉢羅葉護之衆自恃彊大遣兵寇伊州郭孝恪擊敗之未幾乙毗咄

陸爲其下所逐乙毗咄陸擊破米國不分歲復與其下又斬其將泥執吸泥執吸部將胡祿屋襲擊之乙毗咄陸走保白水胡城米國胡三省注一曰彌未治未息德城北距康

居百于是所部詣闕請更立可汗上遣使立莫賀咄之子爲乙毗射匱

可汗乙毗咄陸奔吐火羅唐書西域傳一曰土帶羅居蔥嶺西烏潛河之南古大夏地

冬十一月高麗泉蓋蘇文泉姓蓋蘇文名亦號蓋金弑其王建武高麗東部大人泉蓋

蘇文凶暴多不法其王及大臣議誅之蓋蘇文知之勒兵盡殺諸大臣

因馳入宮手弑其王立王弟子藏爲王自爲莫離支其官如中國吏部

兼兵部尙書也于是號令遠近專制國事蓋蘇文狀貌雄偉身佩五刀左右莫敢仰視每出行前導長呼人皆奔避不避阬谷

亳州刺史裴思莊奏請伐高麗上曰高麗職貢不絕爲賊臣所弑朕甚

哀之但山東彫弊吾未忍言用兵耳已而遣使持節冊命高麗爲遼東郡王

廣州都督党仁弘馮翊人有罪徙欽州隋置今屬廣東廉州府高祖之入關也党仁弘將

兵有功其後歷官所至有聲迹至是爲廣州都督坐賊當死上欲宥之

召五品以上謂曰法者人君所受于天不可以私今朕私党仁弘而欲

赦之是自亂其法上負于天欲席藁于南郊三日日一進蔬食以謝罪

羣臣以爲自貶太過頓首固請上乃降手詔曰朕有三罪知人不明一

坐不宥賊法所
而準死爲功
官八議未周
爲大失何
至席藁南
郊其事實
非稱情太

也。以私亂法。二也。善善未賞。惡惡未誅。三也。于是黜仁。弘爲庶人。徙欽州。

詔議反逆緣坐律。

刑部以反逆緣坐律。兄弟沒官爲輕。請改從死。敕八

座議之。議者皆以爲秦漢之法。反者夷族。宜如刑部之請。給事中崔仁

師駁曰。古者父子兄弟。罪不相及。奈何以亡秦酷法。變隆周中典。

周禮秋官刑平

中國用

上從之。

〔癸卯〕十七年春正月。鄭公魏徵卒。

諡文貞

魏徵寢疾。上與太子同至其第。

指衡山公主。欲以妻其子叔玉。徵薨。命百官赴喪。給羽葆鼓吹。陪葬昭

陵。其妻裴氏曰。徵平生儉素。今葬以羽儀。非其志也。辭不受。以布車載

柩而葬。上登苑西樓。望哭盡哀。自制碑文。并爲書石。謂侍臣曰。人以銅

爲鏡。可以正衣冠。以古爲鏡。可以見興替。以人爲鏡。可以知得失。魏徵

歿。朕亡一鏡矣。

以張亮

鄆州樂陽人

爲洛州都督。

侯君集自以有功而下吏。怨望有異志。會亮

出爲洛州君集謂曰。我平一國來。逢暝如屋大。鬱鬱殊不聊生。公能反

乎。與公反。亮密以聞。上曰。卿與君集皆功臣。語時旁無它人。若下吏君